

“邺下谚云：‘博士买驴，书卷三纸，未有驴字。’”这段话，源自南北朝时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。

古代的博士，系对文化人的敬称。博士，学问广博之士；另有为茶信、堂信的别称，如茶博士者。古之所谓博士，与现代学位级别的博士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文化人，读书多，有学问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有学问的人，未必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，也有因其学问太多而疏于应对世事的书呆子，“邺下谚云”所说的，正是这样一位博士。

这位博士先生，赶到牲口市上买一头毛驴，银货两讫，也就拉倒，牵走就是了，他偏不，要立一纸契，无非免得悔约而已。这位博士，为显示其学问深厚，洋洋洒洒，写上三大篇纸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以后，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契约的主人公，也就是正在牲口市里嚼着土豆的毛驴。

颜之推，字介，祖籍琅琊临沂，南渡后，迁湖北江陵，他本人曾为南梁湘东王萧绎部属，官至散骑侍郎。后因战乱，遂居北国，先仕周，后仕隋，史称其“博览群书，无不该洽”“善于文字，监校缮写，处事勤敏，号为称职”。《颜氏家训》这部典籍，因其内容丰富，超出一般家庭的伦理范围，涉及社会、风俗、礼仪、道德、文化、教育、知识与修养等方面，对于了解南北朝的人文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，且篇幅短小，平白如话，遂成为古今学子的必读书。

南北朝对峙的一个半世纪，既有杀得天昏地暗的拉锯战争，也有相安无事的短暂和平。在此期间，南北两地都同样地风花雪月，歌舞升平，吟诗唱和，欢宴不断，既忘记国破家亡、流离失所的灾难，也忘记铁蹄所至、血肉横飞的痛苦，而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江南诸朝，斯风犹盛。君主带头，豪族助兴，文人凑趣，马屁轰鸣。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，还大力提倡写淫艳的“宫体诗”，缠绵悱恻，无病呻吟；颜之推对这种颓废淫艳的文风，深恶痛绝，《颜氏家训》就是他一生愤怒的厚积薄发。他的老上司萧绎，最后失败时，竟奇怪地总结经验，归咎自己读书太多，才丢了江山。一气之下，把历年收集的数十万卷书籍简册，付之一炬。这些人，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，利刀不架在脖子上，都是玩文学的好手。

上述“博士买驴”式的浮浪空洞文字，是南北朝轻浮艳丽、好逸恶劳的社会习气产物。社会风气反映其上层建筑，世风正常，邪不压正，社会风气不良，小人得志，好人就要倒霉。颜之推说：“齐朝有一士大夫，尝谓吾曰：‘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，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，亦要事也。’”这种寡廉鲜耻的行径，竟然引以为荣地脱口而出，世道之险恶，人心之叵测，真不知伊于胡底？因

老家的方言里，把读书叫“吃字”。

一个“吃”字，简单又生动，把读书这事儿，形容得如柴米油盐一般，妥帖入味。吃有百态，书有百味，吃与读，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。

就像年轻时，很多人在吃这件事上难免偏好浓烈之食。一日三餐，无肉不欢。这样的饮食，看似享受，但每次在饱食后，总觉得腹中饱胀，油腻不堪。刚才的大快朵颐，似乎一下子将人的食欲挥霍殆尽。

在那个年纪读书何尝不是如此？情节上，喜欢光怪陆离，起起伏伏的，就算以感情为题材，也得有撕心裂肺的分分合合，才能吸引目光。一本书读下来，固然痛快，但也难免心生腻味。

而当一个有了年纪后，不管是吃，还是读书，都发生了变化。

在食物上，不再偏好浓烈，而是向往清淡。健康的考虑是一方面，但更主要的还是人的味蕾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。一碗小粥，几碟素菜，胜却佳肴无

博士买驴

□李国文



此，颜之推说：“吾时俯而不答。异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业，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

他还引用了南梁的一个例子：“梁世士大夫，皆尚褒衣博带，大冠高履，出则车舆，入则扶侍，郊郭之内，无乘马者。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，给一果下马，常服御之，举朝以为放达。至乃尚书郎乘马，则纠劾之。及侯景之乱，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，坐死仓猝者，往往而然。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，未尝乘骑，见马嘶喷陆梁，莫不震慑，乃谓人曰：‘正是虎，何故名为马乎？’其风俗至此。”

当时的整个社会，从统治阶层，到豪门贵族，竞相侈靡，淫奢豪华，从文人士子，到小康人家，贪图安逸，物欲嚣张。在这种风气下，指望文学能写出有质量、有分量、有力量的东西，是不大可能的。那位当过大使的庾信，后来由于战乱阻隔，逗留北方，不得回归，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悲愤中，才形成苍劲悲凉的独特诗风。杜甫称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指的是他晚年离散时期的作品。当他尚未奉命出使北朝，与另一位“青春偶像派”诗人徐陵，擅写绮丽诗文，领南朝诗坛之风骚，风起云涌，群起仿效，号曰“徐庾体”，在文学史上也是有记载的。革命奋斗年代，文学如同战鼓，震撼人心；物质消费年代，文学提倡消费，钞票第一。一纸买驴契约，值得写上三大张纸，来炫耀自己吗？这使人不由得琢磨，太美满丰足，太安逸享受，太快活自在，太优越游哉，对作家而言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

曹雪芹为什么在喝“莲叶羹”时不写《红楼梦》，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？饿，不一定就产生文学，但饿与饱，前者更可能靠近文学一点。因为，吃得太饱，血液都跑到胃肠中去帮着消化，脑子便会缺血，便会犯困，便会下笔无神，不知所云。饱，尤其太饱，大概是会产生一种文学上的催眠素，有可能使得作家浑浑噩噩，行

尸走肉。

南北朝文学，比之他朝，相对来讲，较少巨匠力作的主要原因，不知是否与那个时代养尊处优的日子，太甜美、太甘醇、太轻松、太舒服了以后，作家文人的情性也随之产生有关？文人太快活了，写东西就玩形式，就要技巧，就讲性灵，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。自然，精致的把戏，散淡的笔墨，隽永的余韵，这也是需要的，甚至是不可少的。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，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。

文学，既不能全都沉甸甸的，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。文学，还是要给读者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即使玩文学，也应该玩出一点真名堂来。有趣的是，写了三大张纸，硬是不见驴，读者难免就要骂街了。

吃字

□郭华悦

数。一顿饭下来，腹中清爽，人亦如此。

在读书上，也是去油腻，喜朴实。那些咋咋呼呼的文字，看似热闹，却往往经不起品味。人在有了一定阅历后，更喜欢静捧着一本书，泡一壶茶，品尝字里行间平淡悠长的味道。这样的文字，养身亦养心。

食与读，原来很多时候是相似的。一种食物，能吸引人的，不是浓烈，是在放下碗筷后，味蕾上犹有余味的悠长。太浓烈的食物，难免令人饱胀，让人对于食物的热情一下子挥霍殆尽。放下碗筷后，摸着鼓胀的腹部，心中满是烦腻。

一本书，能吸引人的，也是这样的余韵。字里行间的浓烈，让人在获得短暂的痛快后，继而心生的，是对眼前这本书的饱腻。而朴实平淡的文字，更像是一碟余味悠长的菜肴。合上书，脑中清爽，似有余地，但余味不绝，令人流连。

于是，就有了“吃字”的说法。字如食，贵在慢品，方得真味。

大家V微语

去大自然中寻找

□黄小平

- 每年我有大量时间旅行，去其他城市，去乡村，也发现人与自然的联系。
- 中国文学是一直有自然在的，比如山水诗。张岱写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寻梦》，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文。
- 今天的中国文学，太拘泥于人跟人的关系了。
- 但除了人跟人的关系，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关系里头。跟植物，跟动物，跟一座山一条江，都对我们有情感的抚慰。
- 有些时候，当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得不到抚慰时，就在大自然中寻找。

谈天说地

丧礼上的歌声

□邓跃东

旁边没人的时候，我是喜欢唱一些小曲的，但不敢去歌厅跟朋友们玩。喜欢上一首歌，那几天我会浅唱低吟，没完没了，似乎不这样浑身都不自在；遇事受挫不顺利时，我的情绪低落，会跟阴雨天气一样绵延很久。我把这归结于早年学过手风琴，那种声音较为沉郁，影响了我的情感。

阴晴圆缺，喜忧交替，日子就是这样不断翻转的。但是，常有人说我放不开，爱不起也恨不起。后面其实还带着一句话：拿不起也放不下。我不大理会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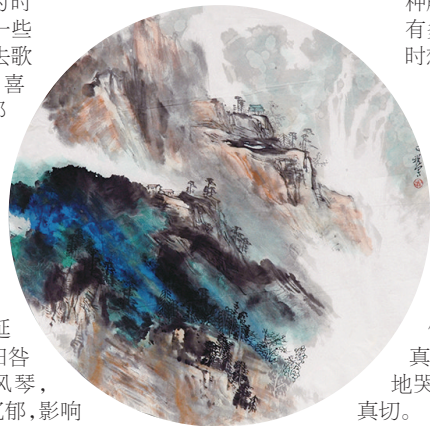
前不久，我大伯去世，停灵的最后一晚请来戏班子，热闹了半晚上，班主还问有谁上台唱歌吗。这个情景，我们是不好参加娱乐的，最多坐在台前看看。想不到，静默一阵后，我六姑走上前接过话筒，大大方方唱了起来！

六姑是大伯的胞妹，六十多岁了，在农村生活，这几天都在灵堂忙碌，不时痛哭，好大一颗颗的泪珠，她用手背去擦拭，其他人都哭得委婉。我从未听六姑唱过歌，她唱的是《母亲》，就是阎维文唱的那首熟悉的歌，嗓音洪亮，气势惊人。六姑怎么唱这样一首歌呢？大伯比她大很多，难道充当了母亲的角色？过去爷爷奶奶受批斗被关押，好些年都是大伯在操持这个家。也许，六姑没有这样想，她就是想唱一首歌，想唱就不用分场合。

唱完后，大家鼓掌叫好，竟要她再唱一个。六姑笑了笑，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的唾沫，又唱了起来。这一次她唱的是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，没有配乐，独自清唱。这感情跨度太大了吧，一下从家里跳到了水里，要是身后的大伯听到会怎么想！

第二天的送葬路上，六姑的哭声盖过了所有的行人，从此再没有那种熟悉的爱怜了，她心里无比地悲伤。后来下起小雨，六姑没有打伞，雨水泪水，泥泞一身，其他人不停地甩着裤脚上的泥巴。可能，只有这样在雨中淋漓哭喊，她才能释放自己的悲伤。

午餐时，我看到六姑跟客人坐在一起，她给人不停夹菜，叮嘱他们注意身体，自己还喝了一杯酒，满面红光。大伯病得久，他的离去对大家是一



种解脱，我回家后没有多深的悲伤，倒不时想起六姑来。

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，陶渊明那是说外人。六姑在大伯的葬礼上唱歌，我觉得有点不大好，伤心都来不及呢；后来觉得也没什么不好，她认真地唱过，也认真地哭过，情感丰富又真切。

曾经在电视里看到，黄宗江去世时，家人按照他生前的嘱咐，在丧礼上循环播放《九九艳阳天》，那是他编剧的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中的主题歌。他最后留给大家一片艳阳。

读书得知，弘一法师临终回顾一生，写下“悲欣交集”的四字遗书，可见人一生是大悲大喜相伴的，不必克制。但是能从书本到现实，隔着遥远的距离。在农村，都是本分守己、息事宁人，荣辱悲欢压在心底，生计压身呢，哪能纵情悲歌。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这样的观念影响着，矜持谨慎，隐忍压抑，为着一个满足颜面的目的。

六姑的炫亮显现，打破了陈见的束缚。为什么能够呢？也许是长年的劳作多感，需要一个契机去展现，她们心里也有歌，唱了心情舒畅；同样，生活的悲伤是避免不了的，积压太多太久，就要及时释放，跟人倾诉，或痛快哭一场，身心反而正常了。

经常欢笑，身心健康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。我在此时，却想起了一场庄重的哭来。前辈作家谢璞先生故去前两年，他的长子先他而去。白发别黑发，自然令人悲伤不已。办完丧事，谢老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，无奈杂事缠身，几次出行未果。直到把事情料理完，才抽出时间，一个人来到晓园公园深处，扶着垂柳，边哭边泣。哭完后，他面若无事，回家继续读书写作。

生活不能缺少笑，也不能缺少哭。经历了大悲大欢，人生才能说宽广，才能说丰富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贾敬伟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图
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